

我们家的“老功臣”

刘宙鑫

推开老宅斑驳的木门，风卷着尘沙掠过空荡荡的南房马棚，恍惚间似乎还能听见粗犷的嚼草声。那匹红鬃如火焰般的大马，曾驮着我们走过无数晨昏，如今却只在记忆的深处，将少年心事和生活的艰辛都踏成岁月变迁的回响。

记得刚住进老宅那年，父亲在集市上第一眼相中了这匹火红的马。它昂首嘶鸣时，鬃毛在阳光下翻涌如流动的岩浆，四蹄踏地的声响仿佛擂动的战鼓。母亲笑着说：“咱家总算有个得力帮手了。”

每逢农忙时节，晨光还未穿透夜幕，我便牵着大红马走向田间。它温热的鼻息喷在我手背，脖颈的鬃毛随着步伐有节奏地起伏。父亲扶着木铧跟在后面，锋利的铧刃划开泥土，惊起几只蚂蚱。大红马似乎懂得这是漫长劳作的开始，总把尾巴甩得啪啪响，蹄子踩在垄沟里发出沉闷的“噗噗”声。

晌午的日头像火般灼人，我和大红马都蔫头耷脑。它偶尔会故意将头偏向玉米秆，折断的秸秆“咔嚓”断裂声清

脆刺耳。我学着它的样子，假装不小心踩倒几株玉米。父亲望着东倒西歪的庄稼，抹了把脸上的汗水，无奈笑道：“收工吧，两个小懒虫！”这时大红马总会欢快地打响鼻，四蹄扬起细碎的土，仿佛在庆祝这场默契的“罢工”。

周六的晨光总是格外温柔。我和伙伴们写完作业，便牵着大红马朝村东跃进渠的河滩走去。它最爱在浅滩上撒欢儿，四蹄溅起水花，阳光透过水花折射出彩虹。我和伙伴们坐在草坡上，看它低头啃食鲜嫩的水草，偶尔用草叶挠它的肚皮，它就会舒服地眯起眼睛。

不知从哪天起，我开始尝试骑马。踩着石砌的高台，我小心翼翼地翻上马背。大红马似乎知道我的胆怯，总是缓缓踱步，偶尔轻轻脑袋，鬃毛扫过我的手背，痒酥酥的。我紧紧攥着缰绳，既害怕又兴奋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马蹄下延伸。

某个清晨，母亲的惊呼声撕破了宁静：“下小马驹了！下小马驹了！”

我赤脚跑进马棚，看见大红马正用舌头轻柔地舔舐小马驹身上的胎衣。它的眼神前所未有的温柔，鼻翼轻轻翕动，像是在确认孩子的每一丝气息。小马驹湿漉漉的皮毛泛着暗红，颤巍巍地想要站立，却又一次次摔倒在干草堆上。

此后每年春天，马棚里都会迎来新生命。父亲总是摸着小马驹柔软的绒毛，脸上洋溢着难得的笑容：“等秋天就能卖个好价钱，孩子们的学费不愁了。”看着大红马带着马驹在院里围着树桩踱步，我心里既高兴又隐隐不安，仿佛预感到总有一天要面对分别。

时光的车轮无情碾过。大红马的步伐渐渐迟缓，曾经油亮的红鬃变得黯淡无光，眼角的皱纹里积满了岁月的尘土。我听见父亲对母亲说：“老马干不动活儿了，光吃料不顶事。等明年小马驹养大，就……”这话像根刺扎进心里，我拽着母亲的衣角哀求：“让我用老马铧地吧，它走得慢但稳当！”

在我的坚持下，大红马又多留了三

年。但终究扛不住生活的重量，那天放学回家，马棚里只剩小马驹孤独地嘶鸣。我站在空荡荡的老食槽前，指尖抚过墙上大红马蹭掉的鬃毛，喉咙像被麦芒刺过般发疼。后来得知它被卖给了屠户，那些夜晚，我蒙在被子里无声流泪，泪水浸湿了枕巾，也浸透了少年的心事。

如今站在城市的高楼间，耳畔似乎仍能听见马蹄踏过红砖路的声响。那匹红鬃飞扬的大马，不仅是农耕岁月的见证者，更像是一面镜子，照见父母无声的付出。他们何尝不像那匹老马，用脊背扛起生活的重担，用血汗浇灌子女成长的土地，直到青丝变白发，直到再也迈不动脚步。

夕阳西下时，我常常想起老宅的马棚，想起大红马温热的鼻息。原来有些告别早已写进岁月的年轮，而那些共同走过的时光，那些浸透汗水与温情的记忆，早已化作生命中最珍贵的财富，在心底生根发芽，长成一片永远葱郁的森林。



近日，游客在重庆巫山神女景区游览（无人机照片）。

冬日时节，位于重庆市巫山县境内的长江巫峡一带被渐次变红的红叶点缀，呈现出如诗如画的美景。巫山县拥有120万亩、近200种红叶，红叶观赏期从11月延续至次年1月。

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

小村

金秋

刚学会走，就走出了小村的胡同，来到街上。大声喊，在哪儿，放开嗓门，风刮，树摇，雨下，整个田野在雨里。

好，伸开双手，把这一切拥进怀里。哭了，在花丛里。小村，是我的，从此我就成了小村的人。

冬日故事

徐朝

冬天的清晨甚是寒冷，晨练的人们都加厚了衣服。凌晨5点，月牙儿悬挂在当空，夜幕笼罩着大地，星星眨巴着眼睛，路灯放射出银白色的光束，映照街道。灯光下看到，身着工作服的环卫工人忙碌的身影。

我走在大街上，看到一位身穿黄色坎肩儿、头戴黄色帽子的女环卫工人，她弯着腰，用扫帚清扫着落叶。我走过去和她聊起天。她姓裴，今年72岁，家中六口人，孙子、孙女读大学。我问她：“70多岁的人了，怎么还干环卫工作？”她说：“孙子、孙女上大学学费贵啊，儿子儿媳在外地打工也不容易，我挣点儿钱给他们补贴一下。现在村里人都外出打工，想玩也找不到伴儿，这样挺好，既锻炼了身体，又能挣个零花钱。”我随着她边走边聊，手脚冻得发麻，我问她：“你起这么早冷不冷？”她笑着说：“‘冻的是闲人，饿的是馋人。’我这样忙活着身子还冒汗呢！”

“咱不光为挣这几个钱，也为锻炼身体。”我在另一条路遇见了老李。他边用长把的夹子夹地上的烟头、饮料盒等物品，边告诉我，他早就退休了，两个孩子都有固定的工作，吃、穿、住、行都没问题。他笑着告诉我，他原来患有高血压、糖尿病，整天锻炼，觉得枯燥无味。2012年，他萌发了干环卫工作的念头。当时家里人坚决反对，老伴儿也劝他：“咱又不差这点钱儿，你这是图个啥？”老李却

有个倔脾气，2012年3月，他去报了名，而且不顾家庭的反对和众人的议论，一干就是许多年。他说：“这活儿你不干他不干，总得有人干，不然城市怎么干净？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环卫工，一天不闲着，就当是锻炼身体，现在血压不高了、血糖也降下来啦……”

在寒风中，我又看到一个一瘸一拐的年轻人，正在用扫帚清扫路上的树叶。原来，这小伙子5年前因车祸双腿受伤，干不了重体力活。当地政府根据他家的条件，按程序给他办了低保。2017年，村干部见他双腿能走路了，就找到他，问他愿不愿意干环卫工。当时他犹豫不决，村干部开导他说：“你干环卫工，既能增加收入，又能锻炼身体。”就这样，他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干环卫工作。他告诉我，环卫工作最头疼的就是冬天，天气冷，每天摸着黑上下班，树叶一次性落不完，前边扫了后边又落了一层，有时忙不过来，就让妻子来帮忙。小伙子笑着说：“我特别感谢党的好政策，为我办了低保，村干部为我找到适合的工作。”

我亲眼见证了这些环卫工人冒严寒劳作的情景，倾听到了他们内心的故事，感慨良多。正是这些平凡人，干着最平凡的事，他们披星戴月，顶风冒雪，为城市美容。正如杨秀芸在赞美环卫工人的诗中写道：“漫天风雪映华灯，扫帚五更奏乐鸣。背后来团雾起，衣衫温暖暖寒冬。”

衡水湖上小砍刀（影视剧本连载十九）

杨新城

镜头闪回，衡水湖的草坪上。柳依依美丽的眼睛里闪着泪花，站起来对着刚刚离开的墓园深深鞠躬。她说：“各位前辈，你们讲的衡水湖的烽火岁月太感人了，让我知道了什么是衡水湖的精神！那就是不屈不挠，永远战斗，永远向前。”

她望着满湖的美景对着岳中桂和岳华山说：“你俩一直在这里生活，改造衡水湖也有你们的功劳啊！”

岳中桂和岳华山低下了头，有些羞愧地说：“我们也犯过错误，是爷爷的小砍刀和你爸爸的远见救了我们，也救

了衡水湖。”然后叙述起来。

在他们叙述中，画面展现……
临湖的岳家寨。水边上，岳中的女儿岳中桂和岳华的儿子岳华山正在漫步。岳华山说：“我在农校学的是水产专业，你在商校学的是食品饲料专业，咱们俩联合可以干一番事业。”

岳中桂甩动长发说：“什么事业啊，咱们上的这个学校就业的机会不多啊。”

华山：“俗话说：‘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’衡水湖又回来了，咱们可以搞网箱养鱼，保证一年收入过十万。”

二人回到家里，对正在月光下喝酒的岳中和岳华讲了一番，四个人凑在一起算账。

美国，某大学，约里克教授正在和自己的中国学生二林谈话。约里克教授说：“化工产品是世界上最赚钱的产品之一。建设化工厂，对于地方来说，是致富最快的方法。你的家乡现在还很穷，需要尽快富起来，我给你几个产品的配方和足够的资金，到那里去发展吧！保证不用三年，你就会成为亿万富翁。到时候我们美丽的夏威夷和佛罗里达买栋别墅，度过后半生。”

二林喜形于色。
他来到家乡后，马上回到家，和从拖拉机站下岗的大林商量。二林拿出图纸给秀姑看。秀姑说：“这么赚钱啊？！行，只要你们能过上好日子，几个孙子辈也能过好日子，我就大力支持！我是个老八路，湖边这几个村说话还是管用的。用哪里的地，我去找他们。”

衡水湖热闹了，网箱养鱼遍布各个角落。可是，过度投放的饲料使湖水呈现富营养化，水中氧气稀薄导致鱼儿频频跃出水面。

化工厂大烟囱冒着黑烟，废水排入湖中，有些地方的湖水发出恶臭。

大林、二林翻新新房，在城里买了别墅，送孩子进了名校。秀姑知道后，高兴得直流眼泪。

后来，衡水湖里的死鱼越来越多。岳中桂与岳华山闻着湖中散发出的臭味、看着黑色的湖水，知道那是化工厂卷出来的祸。于是，他们上门与工厂的二林去理论，被当了保安队长的刘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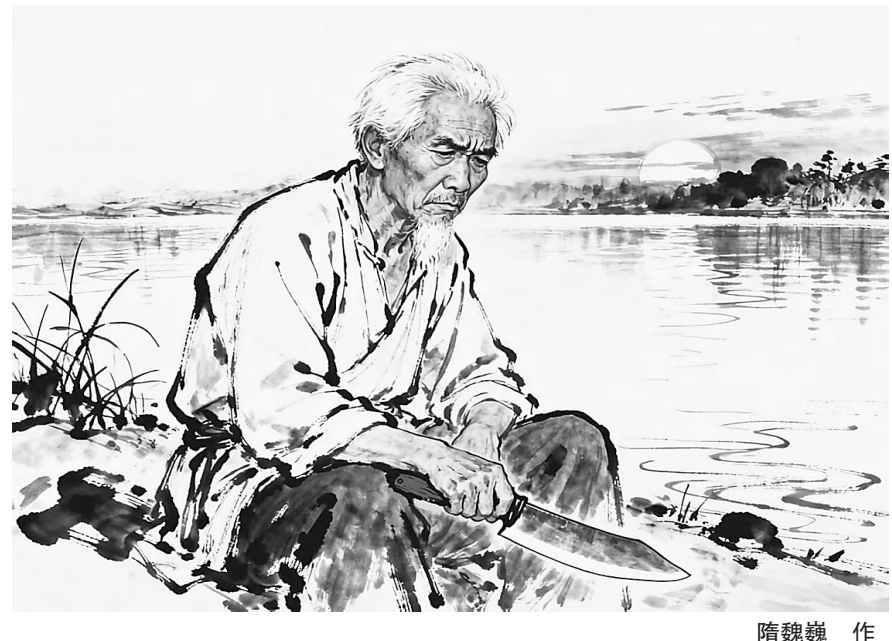
玉（刘麻子之子，也就是郭大狼眼的儿子）带人打伤。岳中、岳华赶来，看到这情景，三拳两腿把保安们打得落花流水。刘璞玉使出三皇炮捶的招数，被岳中一拳破解。岳中以拳变掌横切，把他的腿打伤，刘璞玉一路奔跑回到家中，向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刘麻子哭诉。刘麻子说：“我的儿，别哭了。美国人已经帮着咱们实现了目的。他们几家要干起来了，好事啊，死了我也瞑目了。”

岳中桂、岳华山与二林争吵，秀姑赶来。秀姑大骂他们，让他们不许内讧，并逼着侄儿二林赔款。

朝霞中，湖畔的一丛红荆树下，来衡水湖搞环境调研的北京某大学教授、课题组长柳一鸣站在岳振身边。柳一鸣指着脚下的黑水黄沫，对岳振说：“衡水湖因富营养化和化工企业排放废水，水质越来越差。衡水湖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！”

岳振频频点头。他忽地站了起来，望着远处岳家寨飘出的炊烟，又有些犹豫地说：“你说的都对，可就怕他们的工作不好做啊。”柳一鸣说：“伯伯，要拿出当年的精神来啊。我妈妈临走的时候，给了我一块鱼皮，上面有你刻的字。”

柳一鸣掏出一个皮夹，拿出了当年的鱼皮。岳振仔细抚摸着，心情随着湖水激荡着。他似乎下定了决心，抡起小砍刀把眼前的一棵红荆树砍断了。



隋巍巍 作